

李靖岩◎著

明朝嘉靖年间有两个皇帝，
一个掌控陆地，他是嘉靖；一个称霸海洋，他就是王直。

中国最狠 的商人

他是中国历史上身份最为独特的商人

他的出现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海禁政策

他死前的一句话让明朝东南大乱十年

他就是唯一一个在战国时代的日本裂土称王的

中国人——王直

中国最狠 的商人

他是中国历史上身份最为独特的商人

他的出现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海禁政策

他死前的一句话让明朝东南大乱十年

李靖岩◎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最狠的商人 / 李靖岩 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214-07530-7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5233号

书 名 中国最狠的商人

著 者 李靖岩

责任编辑 刘 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3千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530-7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Preface

这本书的主人公王直是一个历史上富有争议的人物。他活动的历史时期，是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近五百年。然而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围绕着他的争议始终不能停止。对于王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评价。在一些比较传统的说法里，王直是汉奸，是海盗，是勾结倭寇横行中华的民族罪人。然而在一些明史学者和王直歙县的乡里眼中，这个评价大有商榷余地。近年来借王直墓的落成这一契机，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捧到风口浪尖之上。然而众相议论一场喧嚣之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尘埃落定。

王直为何如此富有争议，他的问题又为何如此复杂？这是因为他的一生，有两个极其有特色的特征：其一是历史时代特征，其二是地域人文特征。

先说历史时代特征，王直身处的大明王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王朝。在这个朝代里，中国曾经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富强和兴盛令世界为之侧目。同样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工业文明开始崛起，大航海时代和机械工业令西方诸强国星辰般冉冉升起。这个时代于中国是哲学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时代，儒家理学学派的衍生与发展几乎横亘整个王朝，而理学与心学间的分歧与争斗也成为明朝中后期尤其嘉靖朝之后的主线。这个时代于中国又是最矛盾的时代，儒学作为天子圣贤之学在明朝达到了势力膨胀的极限，同时也在大时代当中经受着有史以来最为尖锐的历史考验。这个朝代之中有着最典型的智慧、聪明、经略、权变、仁心仁术，也有着最典型的黑暗、暴虐，荒淫、颛预和离心离德。这是一个最富有争议的朝代。这个朝代之中围绕着权力分配，经济体制解构和社会发展发生过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是如此深重的影响着身在其中的人们的人生轨迹。上至天子王侯、下至黎民百姓概莫能外。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在历史上留下过自己痕迹的人，王直在所难免的具备这个时代所天生赋予的一

切特征。这个时代的复杂也就造成了他个人性格的复杂。

再说地域人文特征。王直是安徽歙县人。安徽在明朝，意义非常。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安徽也就是龙兴之地。然而这个龙兴之地在明朝却并没有得到如何优厚的待遇。“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四百多年之后，这首小调仍然妇孺皆知。所以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之下，安徽人艰难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总的来说，在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明代，所推崇的生存方式是农业。但徽人则前仆后继地在农业之外开辟出极有地方特色的商业，也即徽商。并且从此把持着中国商业的命脉历数百年。王朝更替而徽商之势不衰，其传承直至清末。所以作为同期徽人中的佼佼者，王直的本质更多的也是一位商人而非政治家，更非枭雄、海盗乃至汉奸。在王直一生中的各种举措当中，追求商业利润是他的根本目的，并且始终未曾动摇。他的起身，发迹，成就一时霸业乃至最终覆灭，都和他这个商人逐利的本质紧紧相连，不可分割。

所以我们看到的王直，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他个人波谲云诡的一生之中，所凝聚的其实是一整部晚明史和一整部徽商史。这既是他人生争议的背景，也是他极具传奇色彩和魅力的原因所在。

我们试图在这本书中将王直的这两个重要特征一一加以反映。这也就决定了这本书中的王直，也即我们看到的王直比诸以往的版本必将有所不同。我们引入宏观的历史性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评价王直的一生，本诸历史而不拘于历史，并且希望这种尝试是有益的。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惨败双屿岛 (1)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水师在朱纨的率领下横扫双屿岛，海盗首领许栋被擒杀，群龙无首，岛内大乱。当时身为许栋手下大将的王直与另一大将萧显的矛盾逐渐激化，失去立足之地的王直做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

第2章 弧星降世 (15)

生死关头的王直最后终于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烈港，局面也暂时平稳下来。身心疲惫的王直不由得想起了在当年在老家歙县的日子，以及与朱纨的一段往事。就在此时，萧显突然带人逃离烈港，危险再一次向王直袭来。

第3章 叶宗满的秘策 (30)

王直的军师叶宗满为避免萧显向官军告密，想先设计除掉浙江水师的掌控者朱纨，以保周全。而朱纨却由于过于刚直得罪了朝中权臣和当地豪强，受到围攻，这正中叶宗满下怀。朱纨自知无力再平定海患，便准备坦然面对。

第4章 忠臣之死 (43)

远在京城严嵩与严世蕃密谋独揽大权，严嵩讲起了嘉靖初年的种种海事，期望以此为契机飞黄腾达。而在浙江，陷入重重弹劾

的朱纨被诬下狱，在狱中他深感海事之艰难，将希望寄托在了那个人——胡宗宪身上，自己最终含恨而死。

第5章 崛起日本 (59)

由于萧显的逃离，藏身之地暴露，王直等人不得不离开烈港再度漂泊海上，寻找新的安身之地。而王直最终将目标锁定处在战国时代的日本。他和众人一起在平户暂住，而意外发生了。王直的船队被萧显袭击了。而此时的萧显背后有着更强大的靠山——海盗陈思盼。

第6章 强敌陈思盼 (74)

王直的结拜兄弟徐惟学得知船队被袭，怒不可遏。于是他私自向平户的大名松浦家借兵，意图打垮萧显和陈思盼报仇。双方在东南沿海鏖战数日。徐惟学胜利在望之时，狡猾的陈思盼却早已与官军联手。伏击之下，徐惟学惨败，死于萧显刀下。

第7章 智取横港 (90)

结义兄弟的死让王直悲痛万分，为了报仇他与叶宗满精心设计了一套进攻陈思盼巢穴横港的方案。他派大将徐海混进横港，在陈思盼寿辰那天杀他个措手不及。而且此次王直也联合了官军，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第8章 名将俞大猷 (104)

官军的到来，让陈思盼大为恼火，他派萧显出兵迎战。而自以为是的萧显却遇到了当世的名将俞大猷。就在双方激战正酣之时，潜伏横港的徐海发动突袭，陈思盼身首异处。被俞大猷击败的萧显留下绝命之言后则被徐海所杀，横港覆灭。但王直的麻烦远未结束。

第9章 王直的抉择 (116)

横港之战结束后，王直实力大增。但身处异国的他，不免思乡情切，于是携全家偷偷潜回故乡。在家人团聚之余，王直也看到沿海百姓的悲惨生活，一个重要的决定在他心中形成。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神秘人陈东的出现却让平户的王直船队陷入混乱之中。

第10章 徽王 (129)

因为陈东的称王建议使船队分为两派，双方势同水火，局面几乎不可收拾。就在此时，王直归来，他用强硬手段平息了船队的骚乱。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王直最终接受了陈东的建议，从松浦家中夺取五岛列岛，自立为“徽王”。而徐海却因反对黯然离去。

第11章 宿命之敌 (142)

成为“徽王”的王直在海上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也正是在这时，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王直最强的敌人终于出现。胡宗宪派出心腹罗龙文找到隐居杭州的徐海，希望以陈东扰乱沿海为口实，酝酿一场剿灭海盗的惊天布局。

第12章 奸雄陈东 (154)

身患重病的王直已无法节制手握重兵的陈东，他带领部下疯狂劫掠沿海，引得民不聊生。徐海为了除掉陈东保护王直，便与胡宗宪联手，借陈东手下被困之机假意回归船队，意欲引陈东领兵救援，将其一网打尽，但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第13章 王江泾大败 (166)

在日本的王直得到陈东烧杀抢掠的消息，震怒不已，亲自领主力船队前来。执掌浙江大权的张经却想一次歼灭王直，于是各路精兵云集浙江，胡宗宪也与俞大猷等奔赴战场。双方大军混战王江泾，王直惨败，危急中被徐海所救，而危险并没有结束。

第14章 决战胡宗宪 (174)

众人护送王直逃走后，陈东失踪，徐海失手被擒。而取得王江泾大捷的张经被严嵩的党羽赵文华参倒，赵文华意图杀掉徐海及其党羽。此时唯一知道徐海帮助官军的罗龙文突然投靠严嵩，形势急转直下，胡宗宪被迫处死徐海，东南沿海又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第15章 英雄相会 (187)

王江泾大战之后，胡宗宪由于赵文华的提拔得以掌控浙江。此时，他派出使者决意与王直议和，希望王直能归顺朝廷，为朝廷所用。在双方斡旋下，二人终于在一个无名之岛上会面，长谈之后，二人握手言和，王直的海盗生涯似乎就要结束了。

第16章 帝国最狠的商人 (198)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直将义子王璈留在岑港，自己率众抵达杭州，准备接受“招安”。谁知回到京城的赵文华与严嵩父子密议，预备除掉王直。他们派王本固来浙江将胡宗宪全盘计划破坏。此时嘉靖皇帝也下诏处死王直，胡宗宪无奈之下最终将王直诱捕处斩。

第1章 惨败双屿岛

船队在海上停住了。

水面上有雾，影影绰绰，看不到远处。船队的首领王直走出舱来，他的部下们簇拥着他。王直手里拿着一支葡萄牙出产的“千里镜”，但在浓雾之中，也无法看清更远的地方。

他忽然感到一丝不安。

这是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一个普通夏日的清晨。尽管这时王直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人生将面临命运的拐点，还将做出最终的选择。他的生死祸福乃至身后声名都将在这一天彻底改变。他环视着他的部下，这些大多有着南方沿海渔民身份又历经漫长海上航程的人是大明嘉靖年间来自民间最优秀的水手。他们的身材瘦小而精悍，雾气在他们黝黑的皮肤上凝成水珠。他们紧张不安地回望着王直。对他们而言，王直不只是这支船队的首脑，也是他们的“总哨”，是可以一手掌握他们生死祸福的人物。

“听清楚了，是官兵？”

“回总哨的话，绝对没错。是浙江水师的‘飞鱼船’！他们的橹声和其他船都不一样。”

回答的人相貌特异，眼睛、耳朵都极大，目中有异光。这是海船队上不可或缺的人物——“猫眼”。他们平时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如珍宝，眼睛可以在常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视物，耳朵可以捕捉到纤芥之物掉落的响动。在大雾之中，他就是船队的眼睛和耳朵。

王直沉吟着。

飞鱼船在浙江水师之中是一支游兵。飞鱼船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中叶，当时关押天下重犯的沙门岛孤悬海外，环岛守卫的就是飞鱼船队。这

种船形状狭长。每只船里最多只能坐三个人，然而航行在海上极其迅速灵活。它们飞快而安静地逼近对手，像狼群里精锐的前锋。飞鱼船队出现在这里，那就说明浙江水师的主力已经离此不远了。

“双屿出事了。”王直缓慢而平静地说。这句话立即在船队里引起了轻微的骚动。他的左膀右臂，以智谋闻名于海上的叶宗满赞同地点了点头。而另一个猛将徐惟学则瞪着眼睛，刷的一声将腰刀半抽出鞘。

“怎么？朱纨敢对大朝奉动手？”

“他早就想动手了。”叶宗满道，“自从朱纨署理了浙江巡抚、提督闽浙海防军务，他就无一日不想剿灭我们这些化外之民。他是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过朝廷里像朱子纯这样的人也不多。老话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便可大治。他既不爱钱，也不怕死。”徐惟学默然。他粗鲁然而却不笨，也不健忘。

朱纨和他们三人的过节可以一直追溯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候他们是主官和治下的关系，从那时至今他们的关系屡遭更变。徐惟学当然知道朱纨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不用闭起眼睛就能轻易想起朱纨的容貌：一个固执而有风骨的书生。这个书生以进士起身，从县令一直做到一方督抚，统管提调数万水师。他或许不是这个帝国最有能力、最有胆识的官员，但绝不缺少对朝廷近乎理想化的忠诚。

“那……那咱们怎么办？”结巴了半晌，徐惟学总算艰难地问出一句。这句话叶宗满不会问，因为王直也难以回答。

“大朝奉可能不行了。”王直说。

船员们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判断。被称为大朝奉的人是双屿岛的实际统治者许栋，嘉靖年间的海上霸主。他和王直是同一个地方——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徽州千百年来人才辈出，经商风气兴盛。许栋并没有做过当铺老板，但他的属下们还是遵从他家乡的习惯称他做大朝奉。十余年来，许栋顶着海禁令的压力在双屿开辟出一个船港，以作为大明民间与东瀛、西洋各国贸易的中转。这种贸易为大明律例所严禁，然而为浙闽沿海百姓乃至世家大族所倾心拥护。所以十余年来他们始终处于半公半私、半明半暗的状态，虽不合律例，但水师也并不认真追剿。双方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如今在大明水师的威压下顷刻间被破坏，再也无法修补。

“杀过去，接应大朝奉！”徐惟学不假思索地说道。他们的船队刚刚从外洋贸易归来。每只船上除了满载货品和银两之外，还有一门来自红毛国的船尾炮。

但叶宗满反对，他说：“飞蛾扑火，无济于事，飞鱼船队虽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我们也不是浙江水师的对手！况且大雾弥漫，敌我之势不明，贸然突进，送死何益？”

“那你说怎么办？”

“全队进入战备状态。保持距离，控制航速，绕双屿岛迂回，随时准备策应岛内的大朝奉，或者撤退。”王直即刻下令。

船队立即忙碌起来。水手们在大雾中互相吆喝着，各就各位。凶猛剽悍的人拔出刀剑，灵巧轻捷的人窜上桅杆。船队在大雾中安静地向前推进。

回到舱里，关上房门。王直的神色才有些松动。

“怎么办？老叶。当局者迷，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大哥。”叶宗满用结义的排行来称呼他。王、叶、徐三人从小结义，已经二十年，关起门来，无话不说。“形势很明显，朱纨那人的行事风格，要么不做，做便做绝。大朝奉完了，浙闽不会再容一个双屿岛，朝廷也不会再容一个双屿岛。巧的是，大哥刚好没有卷进去。这一趟我们赚得不少，退一步海阔天空，船队靠岸，大家分了它，隐姓埋名，可以做一世富家翁。”

“进一步呢？”

“进一步，就是公然与朝廷为敌了！”叶宗满道，“双屿之前虽也不为国法所容，中间总还隔了一张纸。看在闽浙诸省各位老爷的面上，彼此也不为难。现在这张纸破了。再进一步，我们就是朝廷钦犯！”

“嘉靖二年禁海，守着几千里海滩，片板不能入海，什么世道！”徐惟学不忿，“老子不过是弄几条船做生意。咱们愿意卖，人家愿意买。怎么了？这都不许，干脆捉起来砍了算了。老子不在乎当这个钦犯！”

“老三！”叶宗满喝止他，“听大哥的。”

王直沉吟着，缓缓地在狭窄舱中走动。他的身体随着船的颠簸上下起伏。这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选择。而他意识到这个选择将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在此之前，这个群体是灰色的。既不被朝廷所认可，却也不为民间所



摒弃。不出海的时候，王直的船员们会三三两两回到家里，成为附近渔村中的焦点人物。人们请他们坐首座，喝着自家酿制的劣酒，围坐在火边吃着烤鱼。听他们生动地讲述这一行的收获和海上无数珍奇诡异的见闻。他们黝黑的皮肤和结实的肌肉在火光中熠熠生辉。十里八村的年轻小伙子们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并且在心中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和他们一样。但当王直做出这个选择之后，这些人可能将永远告别这些熟悉的场景。他们将成为朝廷钦点缉拿的要犯。捕快和皂隶三天两头就会下来追查、喝骂、拿走一切看得上眼的东西。他们会从此风餐露宿漂泊海上。即使是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都得枕着一把刀，他们要随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与朝廷的水师血战。在某个月夜风高的日子他们也许会悄然回到家乡，轻轻地叩开门，给流着泪的妻儿留下有限的银两后，再度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之中。

王直的手停在半空中，落不下去。

叶宗满期待地望着他。

徐惟学愤懑地望着他。

然后一种久违的感觉突然涌上他的心田，王直怔住了。长期漂泊海上因而强行压住的那些情感和回忆在霎那之间卷土重来。他想起少年离乡之后的许多事，直到他的脚步停在双屿。他在双屿投入了十余年的时光，由天真少年而娶妻生子；从海船上最不起眼的水手做到双屿岛可以独立统领船队的“总哨”。他的一生都和这个地方纠缠在一起，再也无法分离，包括他所率领的大小小船上的水手们。而此刻，这个地方正在覆灭。有些人可能已经死去了，有些人可能还在浴血奋战！

他为自己曾经想到扬帆离去而感到耻辱。

他的手重重落下来。

“干！”他说，“就算与朝廷作对！”

徐惟学热烈地低呼一声，叶宗满也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的本意其实是主和的。但一旦王直做了决断，他就会立即站到王直的角度上替他考虑全局，出谋划策。

“这或许是我们的机会！”叶宗满说。

一个时辰之后，大雾散了。

远远近近的海面渐渐浮现出来。攀在高高桅杆上的水手们可以望到远处黑烟弥漫的双屿。若干年前，许栋和李光头这两个要犯从监狱里逃了出来，扬帆出海，在双屿建立起他们的基业，接引远近客商。此后双屿就成为朝廷三大贸易港口之外，大明海域上最繁华的地方。鼎盛时期的双屿拥大小船只千艘，港口中停泊船只的桅杆密密麻麻像丛林一样。双屿的客商中甚至还有从遥远的红毛国来的。闽浙沿海大大小小的士绅们，多少会跟双屿港有点联系。他们通过可靠的中间人将当地的特产送往双屿，收获可观的利润。这些士绅很多都具有朝廷命官的背景或身份，因此他们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干扰浙江巡抚和闽浙水师提督的决策，直到对各方态度无所顾忌的朱纨出现。就此，双屿覆灭了！

然而这场战斗也是朱纨所指挥乃至所经历的战斗中最为惨烈的。之前，朱纨买通了内奸——双屿岛每天进出的海船如云，管理不可能至严至密，这样的内奸很容易收买。他们报知朱纨，双屿岛内实力相当强盛的王直船队恰好去外洋贸易，不在岛内。于是朱纨决定各个击破。闽浙水师在一场难得的大雾中冒着触礁危险向双屿突进，在对方猝不及防下展开猛烈攻势。双屿岛因为这场大雾，警戒格外松弛，水师的炮火横扫港湾的时候，许多水手还在陆地上。那时水师的战斗阵形已经布置完毕，双屿港内纵有零星几艘船只展开反击，也被立即压制下去。双屿千只桅杆之中，绝大多数并不是战船，所以立即一败涂地。

但水师继续向陆上突进，企图扫平海盗巢穴的时候，却吃了大亏！双屿岛的海盗抵抗异常猛烈，不畏生死。而且岛上还布置着一支令许栋和王直在后世饱受唾骂的精锐部队——倭军。这些倭人来自千里海波之外的倭国，人数不过二三百，然而极其勇猛。每人佩两把倭刀，一长一短，有些人身上甚至带有三四把。倭国国内正经历着数十年的战乱，诸侯争霸，征战杀伐，所以他们出海之前都是白刃厮杀的好手。而倭刀的锋锐也远胜明朝一般军器。他们的长刀在黯淡无光的夜里像闪电一般来去纵横。闽浙水师的水勇论训练和器械都不及这些倭人，只能靠人海战术。天明时分，水师几乎占领了双屿岛的全部外围地带，封锁了要道，然而少数人仍然凭依着岛上的天妃宫顽强抵抗。天妃宫内供奉着海民们信仰的海神，建筑异常坚固。他们占有地利，而且极其勇悍。水师倘使继续硬攻，不但耗时，而

且必然伤亡惨重。所以他们在岛上四处放起火，准备班师收兵。就在这时，负责外围警戒的“飞鱼船”也向水师的旗舰上禀告了发现大量舰船的消息。

“王直回来了！”朱纨对他手下的将领都指挥佥事卢镗说。朱纨作为实际上的主帅，对这一带海上的势力格外清楚，他不顾劝阻亲临战阵。而卢镗对王直等人的势力更是心里有数。

“王直本不足畏！”他说，“要是早到几个时辰，他也难逃覆灭之虞。但现在我们船虽够，人手却少。官兵折损太多，许多船上都不满足额。这样是打不了仗的。此消彼长，他就成了我们的劲敌！大帅，俗话说除恶务尽，属下请大帅吩咐。”

朱纨点了点头。

与内心的刚直截然不同，朱纨的外表显得很随和。说话的语调也并不严肃，待人接物，只要不触及他的原则，也很从容。他当然听得懂卢镗的意思，他也知道王直船队在此刻赶到的意义。他和王直相识已久，虽然极少会面，却很清楚王直那个人。“就让一让吧。”他说，“毕其功于一役，固然是一大快事。但余贼甚多，一概赶剿，恐怕他们逃遁乡野，反倒横生事端。留王直一个机会，以为他日再战之余地。”

“是。谨遵大帅训令！”

朱纨之所以做出“让一让”的决定，是因为他抓住了双屿岛的一号人物——许栋，而且此刻他就被关押在自己的旗舰上。

之前，双屿岛一共有两个大头领，就是许栋和李光头。许栋与王直同乡，都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但他年纪比王直大得多，离乡也久，所以在朱纨主政歙县短暂的时间里，两人并没有见过面。而李光头是福建人。他们是在福建监牢里建立患难之交的。一起越狱之后就逃向海外，逐渐在双屿岛上建立起了基业。起初论年纪论地利，都是李光头居长。双屿岛兴旺之后，许栋的一个哥哥许松，两个弟弟许楠许梓都上了岛。随着许家势力大增，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面和心不和了。最终许栋坐上了双屿岛第一把交椅，而李光头渐渐失势。直到数月前李光头率领几十名手下乘船出海，一去不复返，人莫知其所终。

许栋由此成为岛上唯一的大头领。他为人既霸道又精明，原本绝不至于失手被擒。但闽浙水师进袭的前一天晚上他正好喝了酒，那是为了招待

倭人首领而举办的盛大筵席。许栋在许氏四兄弟里酒量最大，但已经喝得大醉，另外三个则早已不省人事。因此当水师船队长驱直入双屿港时，许栋便成了在场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人。他倒握着长长的倭刀踉跄走出厅堂，一眼就看到花费十余年光景辛苦打造的双屿岛成了一片火海。他的属下们抱头鼠窜四下奔逃，这令许栋气不打一处来。他亲自率领几十名亲信冲下山去，打算打个样子出来给手下们看看。这一招足以激励士气的妙计是他听说书先生讲楚霸王兵败乌江的故事听来的。但大醉的许栋没有意识到，即使项羽勇猛无敌，那一仗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仗。许栋领着亲信们猛虎一样冲下来，四处砍杀，一时纵横无敌，不过这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后在一阵排枪之下许栋的手下溃不成军。许栋小腿和胳膊上也各中了一枪，倭刀远远地扔在了沙滩上。几个明军士兵跳过来将他按住时，还不知道这个衣着华丽而勇悍的醉汉就是双屿岛的头号罪酋许栋。以至当终于有人认出他，而向朱纨和卢镗禀告时，朱、卢两人都难以置信。

所以朱纨对这场战斗的实际情况心里有数。表面上水师长驱直入，纵横无敌，但有极其罕见的大雾掩护，实际上己方占了偷袭之利。而敌酋多醉酒，根本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即便如此，水师在海战中占据的绝对优势也被陆地激战的巨大损耗所大大抵消了。

大明王朝的军队体制与以往诸朝均不相同，为了防止意外兵变，明朝庞大的军队在训练和指挥两个方面是脱节的。帝国的将领临时接到救命和符令才有权力指挥某所某卫的士兵。而在和平年代士兵们是几乎不受管辖的。专业的士兵群体称为“军户”，每一代父子相承。所以这些年龄、体质、训练程度均参差不齐的士兵一旦组织起来，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明朝当时真正勇猛善战的部队大多来自半官方性质的地方私募。比如涿州虎头枪手、沧州铁棍手，苗疆的狼兵，以及出身于三大名刹——五台山、少林寺和伏牛山，武艺熟娴的僧兵！当朝廷急需兵之时，兵部会火速发出调令，将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精兵集中到一起。但朱纨对双屿的突袭事前唯恐泄密，并没有向上征求六部的意见，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些精兵的配合。卢镗虽是福建名将，但他手下的亲兵数量有限。这些紧急集中起来的卫所士兵自然不是那些常年手不离刀、杀人如麻的海寇们的对手。

而王直在双屿诸般势力里，向来有能战之名。



当水师实力已虚时，善战的王直船队出现在战场上，这对水师是大为不利的。所以即使是朱纨也立即选择了最妥善的对策，那就是暂时避让。至少在出战之前他预期的两个目的：捣毁双屿港和擒杀敌酋许栋，此时都完成了。

于是，朱纨沉着地命令卢镛，指挥水师全军上船，形成战斗队形，缓缓地向外开去。而这时大雾已散，海面上相隔数里之外，已经影影绰绰可见王直的船队。一面面画着巨大“王”字的旗帜在舰船上飞舞！

朱纨不禁皱了皱眉头。

“糟了，是大朝奉！”透过千里镜观望着，叶宗满失声说。他看见对面旗帜上几个明军士兵推攘着被绳捆索绑的许栋上了船。与此同时王直也在通过千里镜观察着对面的船队。他脸色阴沉，双唇紧紧抿着。

“大朝奉没有死。可是比死更糟！”叶宗满说道，“大哥，怎么办？”

“朱大人厉害啊！”王直长叹。

“大朝奉是朝廷要犯，一定活不成了。”叶宗满暗示道。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不行！至少，我做不到。”王直痛苦地说。他和叶宗满都已经判断出朱纨推出许栋的目的和含义。明军的水师已经别无良策了，倘若王直悍然进犯，朱纨就会先砍了许栋，那么许栋就相当于死在了王直手上。

而无论朱纨还是王直自己都相信，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王直沉默半晌，缓缓摇了摇头。

徐惟学瓮声瓮气地大喊：“降旗！落帆！”

这道命令立即由旗语和哨声传遍整个船队。标有“王”字标志的大旗一面面被降下，每张桅杆上的帆也落了一半，这使得整个船队的速度都缓了下来。而在海战之中，减缓速度就等同于自缚手脚。

然而两支船队仍然缓缓地互相逼近，直到彼此隐约可辨面目。朱纨负手站在舰桥之上。锦衣斑斓。卢镛板着脸按剑肃立在他身后。而在他们前边的甲板上，水兵们奋力抓着许栋。许栋的酒已经醒了，他认出了不远处王直的船队，也立即明白了自己此刻的处境。他激烈地挣扎着，企图投水自尽。他相信朱纨一旦失去了挟制，王直一定会也一定有能力为他报仇。但他终于还是筋疲力尽，无力地瘫倒在甲板上，身上还有将近十只手紧紧